

Muji Lishi

目击历史

一个军事记者的采访手记

Yige Junrenjizhe De Caifang Shouji

黄彩虹◎著



长征出版社

目 击 历 史

——一个军事记者的采访手记

黄彩虹 著

长征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目击历史:一个军事记者的采访手记/黄彩虹著. - 北京:
长征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 - 7 - 80204 - 302 - 2

I. 目... II. 黄... III. 新闻采访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53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1472 号

书 名: 目击历史——一个军事记者的采访手记

作 者: 黄彩虹

责任编辑: 王俊彦

封面设计: 褚万卿

出版发行: 长征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:100832

电 话: (010)6858678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264 千字

印 张: 20

印 数: 1—5000

版 次: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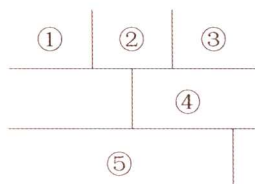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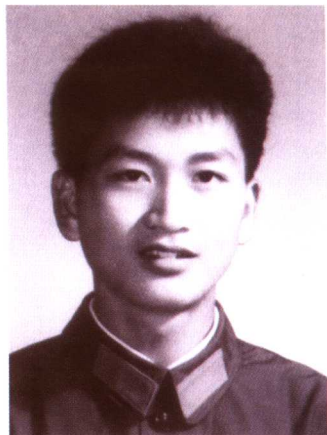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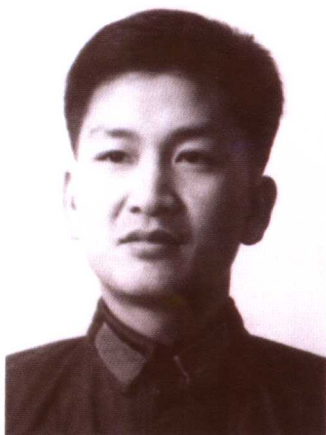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50.00 元

ISBN 978 - 7 - 80204 - 302 - 2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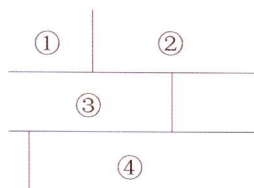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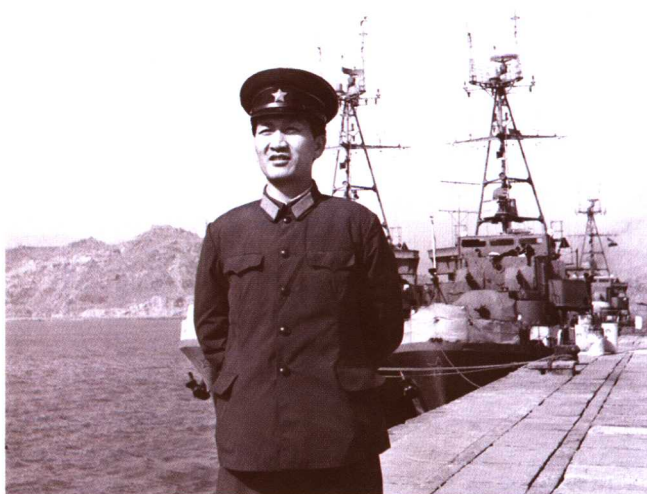


黄彩虹，安徽省枞阳人，1968年3月入伍，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，现任解放军报社画报部高级记者，大校军衔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。1986年任新华社海军记者站站长，1996年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副社长、党组副书记，新华社高级记者。1991年被评为“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”，曾获全国优秀新闻奖和散文奖、摄影大赛奖以及全国第四届优秀科普图书奖。



- ①16岁入伍在上海时的留影
- ②1971年在东海舰队提干时的留影
- ③1975年当新华社记者时的留影
- ④1994年上南沙群岛采访时的留影
- ⑤1997年出访美国参观航母时的留影





①首次采访驻香港海军舰艇部队时留影

②70年代采访海军军港时留影

③1995年采访海上大演习留影

④首次采访海军陆战队时留影



自序

我16岁走进军营,没有握住枪杆子,却拿起了笔杆子,做记者,当作家,一干就是大半辈子。

40年风雨历程,我从一名山村的农家子弟,成为国家通讯社的一名高级记者,又成为军事摄影部门的一名领导。我的一切成长和进步,都离不开党和军队的培养,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特有的机遇。我亲身经历了许多不能忘怀的历史时刻,那么多的历史人物从我身边走过,那么多的历史事件在我周围发生。“驰骋写军赋,挥笔书青史”。我的记者生涯,就是书写历史,书写人生。

“自古雄才多磨难。”我不是雄才,但我经历过磨难。军事记者干了30多年,我的足迹踏遍了祖国18000多公里海岸线及黄海、东海、渤海、南海,并六上西沙、四上南沙,走遍了东北、内蒙、云南和广西边防哨所。从中国首次发射运载火箭到核潜艇发射导弹,从远航太平洋科学考察到首次东海大陆架调查,从中国海军首次黄海演习到陆、海、空三军台海大演习,从中国军舰首次横渡大洋走向世界到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,从唐山大地震到'98抗洪抢险,从华北大演习到世纪大阅兵,采写和记录了一次次重大历史事件。我感受到记者的生命在于不停地奔波,到生活中去,到火热的第一线去,到基层去,到官兵中去交朋友,这就是军事记者成长的途径。才干来自勤奋,写作来自实践,意

志来自磨难。如果没有这些,就不会有我的今天,就不会成为有出息的军事记者。

人生是梦,写作也是梦。人生的梦无尽,写作的梦也无尽。历史生活中铭人肺腑、撼人心魄的,往往成为梦中迷人的风景。我相信,人生有限,但写作之梦将伴随着人生永恒。我的写作之笔将不会停顿的,只要生活着总是不断写作的,只要写作总是美好的。

我要感谢历史和时代,感谢党和军队所给予我的一切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appearing to read '黄运凯' (Huang Yunkai).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stylized, with the first character '黄' being particularly prominent.

2007年10月1日写于北京

目 录

自 序	黄彩虹
第 一 篇 从小山村来到大上海	(1)
第 二 篇 上京城当记者亲历唐山大地震	(6)
第 三 篇 两次远航开创采访生活新纪录	(10)
第 四 篇 参加我国首次洲际导弹发射试验	(25)
第 五 篇 亲历两次潜艇发射运载火箭试验	(30)
第 六 篇 向世界披露中国核潜艇	(78)
第 七 篇 首次到美国大陆采访	(102)
第 八 篇 随军进驻香港的神圣时刻	(136)
第 九 篇 请总理和元帅为“雷锋团长”题词	(158)
第 十 篇 海上大演习揭秘	(174)
第 十 一 篇 '98 大抗洪:和平时期军事报道的 成功实践	(187)
第 十 二 篇 四上南沙 六上西沙	(214)
第 十 三 篇 从采写“第一”的新闻到主编四部 第一套丛书	(229)
第 十 四 篇 光影写史诗	(266)

第一篇

从小山村来到大上海

人生最要紧的是走好每一步,有时走好一步会影响一生。1968年2月,我16岁那年,因为海军东海舰队接兵部队的唐耀山连长、李克集指导员和班长楼礼钧看上我写的一手毛笔字,要把我接到部队当文书。就这样,120名新兵队伍中,数我年龄最小。当长江客货轮把我从安徽枞阳桂家坝运送到上海外滩客运码头时,一个山村年轻人眼前出现大上海的繁华景象:高楼大厦林立,车水马龙街市。一切是那么陌生,一切是那么新奇。这和生我养我的贫穷落后的小山村相比,完全是两个世界,两个天地。人的命运和机遇往往让人意想不到。关键人物的一句话,也许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。这不,我的命运就这样出现了转机。一个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的“孤儿”,一下子成为海军东海舰队训练团的一名水兵,真是幸运啊!

来到军营,我成了连队办黑板报的“专业户”。每期黑板报写字画画都是我一个人单挑,算是连队的小秀才。渐渐地,团政治处宣传股的领导看中了我写的字,全团营院的毛主席语录牌全让我来写,写的是魏碑体。这得益于我在小学读书时苦练毛笔字的结果。我是在家乡方正小学上学的,学校班主任是个私塾先生,毛笔字写得好,他就逼每个学生天天练毛笔字。记得放暑假寒假期间,我天天搬一个大木凳子放到太阳底下,从家门前的小河沟里每天打一盆水,站在太阳下,拿一支大毛笔蘸水在木凳上练书法。因为没钱买墨汁,只好一天练写完一盆水。春夏秋冬,常练不停,书法渐有长劲。到了春节,村子里家家户户过年贴的春联,都让我来写。远近的乡亲们也都知道我人小字

好,靠一手毛笔字当上兵的。

1969年9月,东海舰队在训练团举办新闻学习班。我有幸参加了一个月的学习后到舰队“左盾”写作组进行新闻采访实践。从此,我就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。

“左盾”写作组在当时的上海新闻界是颇有名气的。写作组以写杂文评论而常在《文汇报》和《解放日报》上出现。写的杂文很有鲁迅杂文的风格,我就是从学习写杂文和小言论开始学习新闻写作的。对于我这个只上过初二便在文化大革命中中断学业的年轻人来说,学写作是很困难的。文革的文风“左”得出奇,大话、套话、政治口号充斥于报章,在这种环境下学写作难免不受“左”的文化影响,况且我又年轻,只有17岁,根本不懂不会写作。好在有一位好老师陈卓英传帮带。他是海军东海舰队新闻科副科长、“左盾”写作组组长,曾当过多年的人民海军报记者。他又是安徽同乡,对我既是长辈,又是严师,手把手地教我写文章。他告诫我:现在很多人不读书不学习,整天搞政治运动,这是要毁掉一代人的。你到写作组来,就是要多看书,多学习,多写作。

历史总是不断给幸运人创造好的机会。一天,关闭了二三年的上海图书馆的一位老馆员找到我们“左盾”写作组,正巧遇上我。她是位50多岁的女同志,带了一本珍藏上海图书馆书目给我。她以信任的口气对我说:“你们‘左盾’写作组很有名,又都是解放军,我们很想让图书馆对外开放,这些图书请你们审查一下,看看能否对外借阅。”我一看书目,全都是中外名著,有文学类、哲学类、经济学类和政治性工具书。我很痛快地回答老馆员:“你把书抱过来我先看一遍再说。”她一走,我就给组长陈卓英报告说:“我哪有资格审查这些名著,只是趁这个机会好好读点书吧!”他笑着直点头。第二天,上海图书馆的老馆员就抱来几捆中外文学名著: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高尔基的《母亲》,普希金、拜伦、泰戈尔等著名外国作家诗选,鲁迅杂文选集,等等。我一个星期看一两部,一边看一边作笔记,一直看了二年。

“书中夹红叶,红叶颜色好。请君隔年看,真红不枯槁。”我在读书

笔记的扉页上写上陈毅元帅的这首诗,勉励自己好好读书,认真做读书笔记。那时,我住在离上海繁华的外滩和南京路几百米远的北京东路240号院内,旧上海一位资本家留下的一幢楼房里,办公和居住条件很好。但我很少到外滩和南京路去游玩,一头扎到书堆里苦读钻研,有时一手端着饭碗,一手还捧着书在看。读书成了我的一种乐趣。这段时间读书,我就像牛闯进人家的菜园,尝到了菜的味道,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。

我很欣赏史书上留下的宋太祖读书的传说。据传宋太祖赵匡胤,在开国皇帝中算得上是最好读书的一个。不论是在逐鹿中原的马背上,还是在唯我独尊的皇座上,他一直嗜书如命。有一次跟周世宗柴荣出征淮南,他私载重货好几车。有人向柴荣告发,柴荣派人检查,唯数千卷书籍而已。后来赵匡胤做了大宋皇帝,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书,要各地史民给宫中史馆献文书。献书的人经学士院考核,合格的还可赏以官职。灭了南唐,他急如星火地派人去金陵,没收李煜的藏书,立送京城。读书知历代的兴替。所以,赵匡胤也深知重用儒老——知识分子之重要。赵匡胤还督促读书人继续读书,不断提高。宰相赵普是书生,赵匡胤还觉得他只习史事,寡学术,要他多读书。赵普晚年手不释卷,“每归私第,阖户启篋,取论语读之竟日。及临政,处决如流”。因此,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书籍对于整个人类的关系,好比记忆对于个人的关系。书籍记述了人类的历史,记录了所有的新发现,记载了古今历代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。书籍给我们描绘了自然界的奇观壮景,千姿百态;书籍指引我们渡过难关;书籍能安慰我们的灵魂,使我们摆脱悲哀和痛苦的羁绊;书籍可以使枯燥乏味的岁月化为令人愉快的时日;书籍将各种信念注入我们的脑海,使我们入神忘情,灵魂升华。书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赋予我们的规劝和慰藉,质同金玉,价值无量。我们读书时,有如同最高尚的先哲们携手共游,飞越无数迷人的仙境和神奇的国土。我们可以借助书籍,走到天涯海角,或者飞上天国,在那里受到诗人笔下那群美丽仙姑的欢迎,还可以听到作家笔下那群天使围绕我们唱交响乐园赞美诗。科学、艺术、文学、哲

学,总之,人类思想所发掘的一切,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一切,千百代人用苦难的代价换来的一切经验,所有这一切知识,都在书籍的世界里等待我们。书籍默不作声,带着神秘的笑容等待着我们。当你打开任何一本书的时候,马上就会听见许多声音,美妙的音乐或刺耳的噪声。人一日读书,一日在积蓄中,同时一日在长进。这些就是我当时读书时得到的体会。

我记得自己8岁上学,在家乡方正小学读书。从小喜爱读书和文学,喜欢读诗写字作画,喜好看小说,在小学就读完了《青春之歌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长篇小说。14岁上枞阳县汤沟中学,对看书和文学更加爱好了。应该说,家乡的青山绿水赋予了我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枞阳地灵人杰,17世纪最杰出的文学家方经智,“桐城派”的主要作家方苞、刘大魁、姚鼐等都诞生在这里。晋梁以来,文人墨客如唐朝诗人白居易、宋代文学家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苏轼,明朝文学家袁宏道、清朝文学家戴名世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我最初的读书和文学爱好,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产生的。

我在读书中了解到,恩格斯中学未毕业,通过读书自学掌握了哲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、军事学和文艺学等知识。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曾说,他获得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从读书自学中得到的。我最初读书是为了获取知识,后来是为了从书里寻找见解和疑问。读书时,必须倾注你的全部感情,就像凝视你初恋的情人那样去看书。读书还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,即使和本业毫无相干的,也要泛览。譬如学理科的,偏看看文学书;学文学的,偏看看科学书,这叫博览群书,贯通百家。

不断读书,不断获得知识。知识就是力量,知识就是幸福,知识就是财富。有了广博的精湛的知识,就可以分辨真伪、区别高低,就掌握了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种思想和业绩,就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。如果一个人不能从这种脉搏中体会到人类崇高的愿望,那他就是不懂得生命的音乐。我从读书中得来的知识就好像无声的潮水,把

各种深刻的思想毫无形迹地冲到了我的心田里。

我一边读书,一边学习写作。初学写作的人,一般都本能地摹仿自己最钦头一羡的作品。我最初就是学习鲁迅杂文的风格来写小评论和文艺评论的。我写的第一篇杂谈《庞然大物与纸老虎》,是有关国际问题的论坛。论述的是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,美国看起来是个强国,是个庞然大物,总是欺压弱小国家,侵占弱小国家。但美国其实也是个纸老虎,弱小国家人民团结起来反抗,美国发动的战争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。这篇杂谈不足千字,发表在1970年6月3日的上海一家报纸上,6月4日就被《人民日报》国际版转载了。由此而激起了我写评论的热情,有时一天写一篇,分别发表在《文汇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上。有时深更半夜应两报之邀,连夜赶到报社,为报纸写急就之章,配发评论文章。记得1971年12月4日晚,《文汇报》理论部的编辑周锦熙打电话给我:“小八路到报社来一趟,为报纸一版配写一篇评论,题目是《要增强党的团结》。”好在我住的地方离《文汇报》只有几百米远,走十来分钟就到了报社,在报社现场把这篇评论写好已是深夜11点多了。第二天也就是12月5日,《文汇报》在第一版刊发了我写的这篇千字评论。从1970年到1974年间,我分别为《文汇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写了50多篇评论文章,还发表了一些有关电影和小说的文艺评论。这些评论文章得益于当时的《文汇报》编辑周锦熙、俞松年(后任上海新闻学会秘书长);《解放日报》编辑周瑞金(后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)、黄京尧(后任解放报业集团总编辑)的大力帮助和热心扶植。我的评论文章也渗透了他们的心血。他们是我写作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。

我记得1971年3月3日发表在《文汇报》上的小评论《骄气是资产阶级歪风邪气》,是我所写的评论文章中最有影响的一篇。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在70年代后期把这篇小评论选为教材和范文。

第二篇

上京城当记者亲历唐山大地震

1975年9月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。海军政治部一纸命令,把我从上海调到北京新华社海军分社当军事记者,我梦寐以求当记者的愿望实现了。我不仅当了记者,而且是国家通讯社的记者。在中学时代我就有一个理想,长大了要当记者或当作家。没想到,我就这样顺利地走上了从事专业新闻工作者的道路。

我当记者接受的第一个重大采访任务就是唐山大地震。那是1976年7月29日,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一早,领导就指派我参加新华社记者组赶赴唐山地震灾区。

我搭乘海军后勤部的吉普车直奔唐山。途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地震新闻:“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——丰南一带,7月28日3点42分发生强烈地震。天津、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。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,这次地震为七点五级,震中在北纬三十九点四度,东经一百一十八点一度。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。”

我中午赶到唐山震区,眼前灾情惨不忍睹。到处是废墟,尸体遍地,地震灾民眼巴巴坐着躺着在路边街旁,等着盼着解放军和医疗队来抢救。我作为一名青年记者,生平第一次经历这种可怕恐惧的场面。

“灾区就是战场,震情就是命令!”到唐山后,我即刻和新华社记者组取得联系。组长刘回年(原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)和几位军事记者在唐山机场前线指挥部,我与他们见面后,立即投入采访报道中。大地在颤动,暴雨在倾泻。千难万险,挡不住心上悬挂着百万唐山人

民的英雄战士的前进步伐。在空中，一架架战鹰穿云破雾，飞向灾区。在陆地，从四面八方通向唐山的公路上，红旗飘飘，车轮滚滚，各路部队指战员，背负救灾物资，昼夜兼程。路裂了，填平它；桥断了，架起来。各级指挥员像当年指挥打仗一样，亲临现场，勘察道路，率领部队风驰电掣般地向前疾进。

“亲人解放军来啦！”遭受强烈地震灾害的人民群众，看到带着党中央慰问电、高擎红旗跑步赶来的子弟兵，心情激动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他们紧紧地拉着战士的手，热泪滚滚，连声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救灾部队一到，来不及安排自己的生活，便立即投入抢救废墟中的幸存者的战斗中。唐山是大城市，建筑都是钢筋水泥的结构，从震塌的钢筋水泥预制块中抢救幸存者十分艰难。由于当时部队急速赶赴灾区，来不及携带吊车、电锯、凿岩机、电焊切割机等大型机械，连钢钎、铁锤、铁锹也带得很少，实际上部队指战员大都是赤手空拳。此时此刻，部队面对遭劫难的人民，顾不得这一切了。他们发扬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，不等不靠，在废墟上立即展开生死搏斗。只见广大指战员在残楼断垣里冲进冲出，在废墟瓦砾中翻上翻下，没有工具用手扒，水泥板滑下来用肩扛。他们以“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”的高尚风格，怀着“宁肯自己倒下去，也要亲人站起来”的坚强决心，奋力抢救。许多指战员的手磨破了，身体被砸伤了，鲜血直流，仍顽强坚持战斗，有的还献出宝贵的生命。据北京军区前指介绍，仅7月29日下午最先进入唐山的某营，有2/3的战士指甲剥落，双手血肉模糊。在没有机械作业的情况下，他们把一个大旅馆的废墟翻了个遍，救出70多个幸存者。几天以后，部队机械工具增加，情况才有所改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废墟中能救出来的人越来越少。部队为了尽量多救，又成立了许多“潜听队”，夜深人静时到废墟堆里屏息静听动静。一听到有动静后，立即组织抢救。子弟兵艰苦奋战，从废墟中共救出上万名死里逃生的群众。至于军队医疗队抢救的危重伤员，更是不计其数了。